

分身之术

□李红红

“我这一辈子，没一个人需要我，你说是不是很悲哀？”

蒋程的文友老鲁离婚了，隔三差五就要拽着他喝一杯。老鲁父母早逝，三十年的婚姻里，妻子的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人，儿子呢，从上大学离家到今天远渡重洋，已经有十年了。

蒋程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他不善言辞，一辈子的爱好就是写写文章。

“还是你有福气，谁都离不开你。”老鲁总是很羡慕。

“都有难处，一个人……也挺好。”

老鲁苦笑了一下，骑上车走了。

秋风乍起，蒋程望着老鲁的背影，伸手理了理早已稀疏的头发，转身往家走。

回到家，妻子正在洗床单被罩，女儿则挺着肚子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

妻子瞪他一眼：“不记得孩子今天回家吃饭啊？”

他还真是忘了，今天周五，是女儿女婿每周回家吃饭的日子。

“对不起对不起，人家非叫着去吃饭。”

女儿眼睛没离手机，“我爸爸

子里哪有这些，习惯了。”女婿从厨房走出来，笑呵呵地说：“爸，我们给您和妈报了个海南团，下礼拜就走，您二老好好休息休息。”

蒋程愣了一下，女儿抬眼见他没吭声，小声道：“好不容易奶奶去了我姑那里，您还不陪陪我妈？”

“行，那就去吧。”蒋程没再说什么，回了卧室，他看见床单换了新的，妻子的枕头被子也搬了回来。八年前，他老妈瘫在了床上，把他和妻子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那时蒋程54岁，搞了半辈子工程技术的他刚刚被领导批准从总工程师的位子上退下来，谋了个“顾问”的闲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和妻子喜欢看电视不同，蒋程一直喜欢写作，年轻时阴错阳差搞了技术，可写作这团火一直在他心里烧着，一点点空他就想坐下来写点什么，可这么多年下来，自己的时间太少了，虽然也能偶尔发表几篇文章，但离他写作中长篇小说并发表在省级刊物上的目标还差得太远，所以当了“顾问”之后，他可是美了几天，发誓要把多年为家庭、事业、孩子忙碌而失去的写作时间补回来。

但就在这时，老太太得了“脑梗”，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刚得知这一消息时，蒋程的脑子“嗡”地一下，既是心疼老太太，心底里也有深深的失落——他被拴住了。

出了院，因为老太太日夜离不开人，他只得和老太太睡在大床上，让妻子睡到另一个房间。忙工作那些年，他经常要在项目上蹲点，脑子里也没有“过日子”这件事，家务和孩子基本全用给了妻子，他本来答应妻子要在退下来之后带她出国去玩玩——她还没坐过飞机呢！可现在，这也遥遥无期了。要说妻子真是无可挑剔，每天给老太太擦洗、换衣服、洗衣服、熬粥做面片儿，从没抱怨过什么。有那么几次，蒋程看到妻子听别人讲述旅行见闻时那种羡慕的目光，都禁不住心怀愧疚。他跟她道歉，妻子也没怪他，只是垂下眼帘说：“你心里有数就行。”“有数、有数。”蒋程忙不迭地应着：“总有一天，我要带你出去看看。”

两年前，蒋程自己受不了了——他每天要擦桌扫地、买菜洗碗，推着老太太出去晒太阳，还隔三差五要到医院拿药，听着都是小事，但足以把他的时光填得满满的，他总觉得身上绑着块钢板，怎

么着都不得轻松。他把妹妹叫来，告诉她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是隔两礼拜点水果而已，他需要她每年至少跟他分担两个月。妹妹一脸为难，说家里没地方，蒋程一辈子好脾气，可这次不肯妥协。终于，妹妹答应每年接走一个月。

去年，老太太被接走后，蒋程可是高兴了几天，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囫囵觉，就拿起了纸笔。妻子也搬回了卧室，晚上俩人依偎着聊天，享受着久违的轻松之感。

但第五天，俩人就吵了一架。起因是妻子要陪着他一起看电视，他则想在房间里写作。“以前不陪着我也就算了，现在好不容易有空了，你还是不理我！”妻子嚷起来。

“怎么不理你了？”蒋程有点懵：“我不是就想点东西吗？”

“已经让你闷在屋里写了几天了，你还想写多少？写到老太太回来？”

蒋程不吭声了。

过了几天，女儿回来了，说报了去苏杭的旅行团，全家一起去。

“不去，我不去，我……”蒋程下意识地一个劲儿摇头。

“爸！我妈一直想去苏杭，你不知道，再说，咱们一家也好多年没一起出去过了！”

“我刚开始写一部小说……”蒋程话没说完，妻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吓了蒋程一大跳——他从来没有见过她怒成这样。“你爱去不去！”

妻子就像一座沉默了多年的火山一夕爆发，吼得全楼都能听到，“以后你跟你妈和你的小说过吧！咱们明天就去离婚！”说罢，她三步并两步走到蒋程的书桌前，把桌上所有的书本、纸张全都抛在桌上：“这么多年了，我对你妈怎么样？你怎么就不该对我好点？我为我们一家三代当牛做马了一辈子！以后你们爱怎么过怎么过，我再也不要伺候了！”

说完，她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声里充满了委屈：“你有什么数？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妻子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她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白的呢？

几天之后，蒋程乖乖地去了苏杭。

这次，他知道他也会踏上海南的旅程，尽管他好不容易把一篇中篇小说捋出了线，正是心气满满的时候。而三个月后，他就要做姥爷了，那时他会更加忙碌。“唉，蒋程望着桌上的一堆稿纸，想起了老鲁的苦笑，他摇摇头，叹口气，不禁也苦笑起来。

妈妈不乖

□王又锋

退休了，前几个月很新鲜，她四处闲逛，省内省外、国内外地跑。但是，总不能天天去旅游，最终总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过去上班时，没做多少事，突然就到了下班时间。现在她才发现，一天的时间真的很长。

要是他——孩子爹，还在就好了。说说话，聊聊天，甚至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也是极好的。可惜，他几年前出车祸走了。只有她一个人，家里太安静了，安静得让她心慌。

于是，她时不时给儿子打电话，没什么事，就是想和他说上几句，听听他的声音。但是，儿子在工作，总是聊不上两句，就会说：“妈，我忙着呢，没什么事，就挂了啊！”

儿子今年25岁，有着不错的工作，两年前执意搬出去了，住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她想劝他搬回来住，又想催他赶紧找个对象把婚结了，再生个白胖的孙子，她就有事做了。

周五，她打电话给他：“你明儿过来啊，妈给你好吃的！”

他来了，她问一句，他答一句。她不问，他就一直在那刷手机。就这一个宝贝儿子，她不忍心责备，只好静静地看着他玩手机。第二个周末也是如此。第三个周末，她打算不让他刷手机，不料他居然不来了。

她又打电话给他，他却说：“妈，有什么话，你电话里说吧，不用非得过去。”

她终于发火了，很生气地说：“儿子，妈老了，没人需要你陪伴呀！”

“需要陪伴？好，明天给你惊喜。”

她听了开心极了，儿子还是很孝顺的嘛！她开始期盼第二天的到来，猜想儿子会给自己什么惊喜。

兴奋了一夜，儿子来了。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儿子递过来一个白色的纸盒。

她接过来说：“哎呀，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你准会喜欢！”

居然是一个平板电脑！她被儿子搞懵了，给我这玩意干吗？

“妈，这是最新款、最高级的平板电脑，功能多，又不伤眼睛……”儿子有点小兴奋，又有点像在表功。

没等他说完，她急不可待地打断了：“儿子，你需要的是陪伴，你给这个干什么？”

儿子看着她生气的样子，也生气了，居然冒出了一句：“妈妈，不乖！”

她顿时呆住了，这句话，儿子十多年前也说过一次。

她记起来了。那时儿子六七岁，充满了好奇，也对她充满了依赖。

“妈妈，天为什么是蓝色的呀？”儿子拉着她的袖子问，她正在想次日单位的一件事，于是不耐烦地说：“宝，给你手机，你自己查答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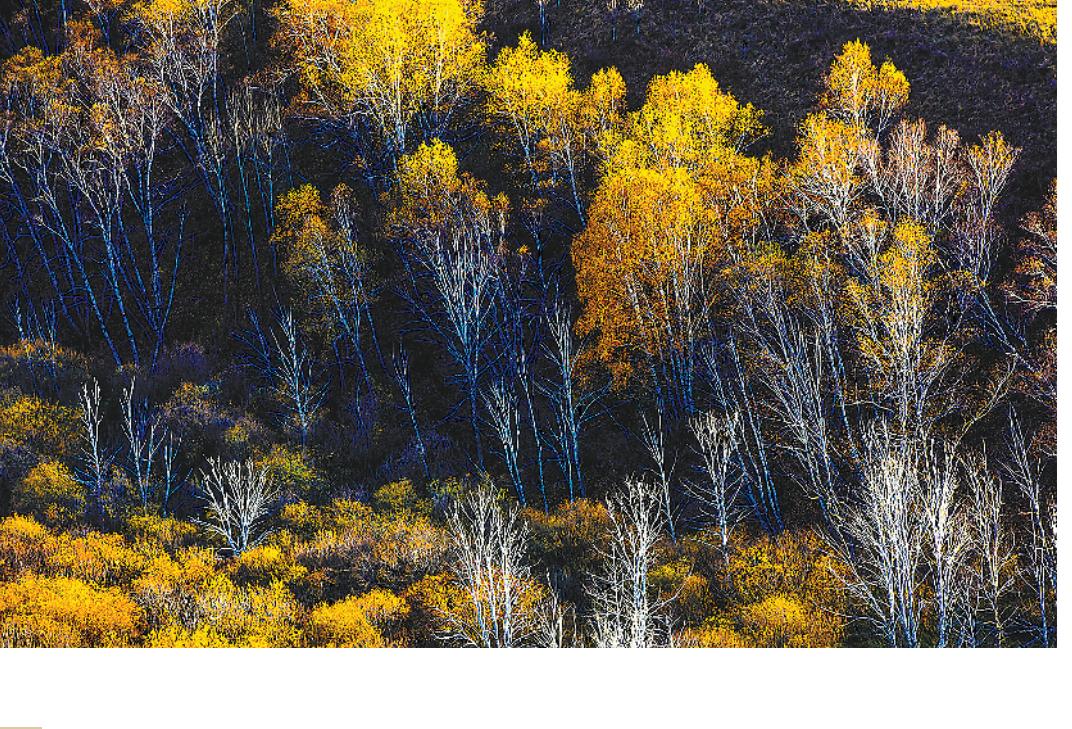
“妈妈，能给我讲个故事吗？”躺在床上的儿子，见她起身要走开连忙说。她急着去追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就把电脑给儿子打开，“这上面的故事可多了，你自己看吧！”

“妈妈，不是说好的，今天陪我去科技馆吗？”

她要出门，儿子一脸失望地拉着她问。老公加班，同事约了她参加一个饭局，现在她要出门。她摸了摸儿子的脑袋说：“宝，爸爸妈妈都忙，下周再陪你，你和奶奶在家看电视吧！”

关门的时候，她听到儿子充满怨气地对拉着他的奶奶说：“奶奶，妈妈不乖！”

“妈妈不乖”她喃喃地念到，突然悲从中来，两行清泪在脸颊上流淌。



白桦林的秋天

李昊天／摄

我知道，我不是母亲亲生的，在我三岁那年，是母亲从孤儿院领养了我。尽管我不是母亲亲生的，母亲却视我如己出。我也知道，母亲一生未婚。可是，我一直不明白，没结过婚的母亲为何左手的无名指上会一直戴着戒指，银的。

小时候，我不曾问，长大了，明事理了，我问过母亲：是否有过深爱的人？母亲却是长久沉默后的答非所问：每个人，我这辈子都在历劫，历不同的劫。我想知道母亲的故事，再问，母亲却不再言语。我也曾给母亲买过戒指，黄金、白金、彩金的都有，但母亲从未曾戴。我从没见母亲取下过她的银戒指。唯有一次，是母亲的手术。术前，医生交代要把戒指取下。记得那回，进手术室前，母亲没交代啥，却一再叮嘱我要收好它。当母亲术后醒来，第一句话是：我的戒指呢？我不知道，那是：

母亲走了。送母亲走的时候，我手心紧紧攥着母亲留下的银戒指。我不知道，是该把戒指留下，还是把它戴回母亲的无名指上，让它陪着母亲去……

在众多姐妹里，小丽自小就与相差两个月的堂姐最合得来。

一日，堂姐愁容满面地摸着肚子告诉小丽说：“我又怀上了。第一胎已经是个女孩，我婆婆说了，这一胎要还是女孩，就非得打掉不可，说是家里本就没钱，不能养‘赔钱货’。”小丽叹了口气，微笑着说：“别怕，有我呢。”

几个月后，堂姐做完胎检，嚎哭着跑进小丽家嚷嚷道：“小丽快救我，他们要拉我去打胎，我怕。”刚说完，堂姐夫便赶到了。小丽将堂姐紧紧地揽在怀里，冲着堂姐夫大声地喝道：“不许你们拉我姐去打胎。”堂姐夫说：“这‘赔钱货’不打掉难道你养啊？”小丽瞅了一眼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的堂姐，咬咬牙道：“养就养！将来这闺女就是我干闺女，有我一口吃的，决不会落不下她的。”堂姐夫一家你看看我，我看你，勉强答应了。

一段时间过去，正在厂里上班的小丽突然接到堂姐打来的电话：“我肚子疼，可能是要生了，可你姐夫不肯送我上医院，说家里没钱生‘赔钱货’。”小丽一听，赶紧上财务室预支了一个月的工钱，拿着钱风驰电掣地赶往堂姐家……堂姐顺利地生下女儿后，紧紧地握着小丽的手，流着泪说：“还好有你。你真是我们母女俩的救命恩人。只是，这以后……”小丽轻轻地抚摸着婴儿的小脸蛋说：“放心，有我呢。反正我只有一个儿子，加上这个闺女，正好是个好字。”

为了堂姐在婆家不受欺负，小丽隔三差五地，大包小包地给干闺女送吃的玩的，临走前还当着堂姐夫一家的面把钱放在茶几上说：“这是给俺干闺女的。”

孩子牙牙学语时，堂姐抱着孩子来到小丽家说：“这闺女长得特快，衣服都不合适了，你借点钱给我，我给她重新置几件去。”小丽笑着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你的闺女就是我的闺女，谈什么借呀！”然后将钱塞进堂姐的衣兜里说：“拿去，给俺闺女置几身新衣。”堂姐牵起她的手说：“谢

我和宁宁约好了，春节一起去看海。

宁宁喜欢看海。她说，大海，多美啊！她的眼睛，犹如披着阳光在风中摇曳的大海，波光粼粼。

我曾问她，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她说，和你一起去看海。她望着我时，眼睛深邃如海。

虽然离大海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但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到海边走了。有时我闲了，她要工作；她难得休息，我又在加班。时间总是调不到一块。有一次好不容易易调在一起，但在去海边的路上，宁宁突然接到岳父患急病的电话，我们立刻取消行程，调转车头，马不停蹄地赶往厂里了。”堂姐说：“哦，这样啊！那等你找到了再说。”堂姐边说边起身往外走，小丽说：“姐，这不是还早着吗，坐一会儿再走吧，咱姐妹俩好像很久没坐一块好好地聊了。”堂姐扯着嘴角说：“不了，我还有事呢。”

第二天，小丽攥着钱来到堂姐家，刚好撞见堂姐抱着闺女跟几个邻居站在屋外说话，她刚想上前打招呼，堂姐的声音率先飘进了耳房：“哎！你们那亲戚既然肯帮忙，你就知足吧，哪像我那个堂妹小丽，当初我是死活不想生下我这闺女的，是她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加在一起刚好是个好字，硬是怂恿我生下来，还认做了干闺女，说什么只要有她一口吃的，肯定不会少了我闺女的，可结果呢？自打我这闺女生下来后，她就像打发乞丐似的，偶尔给点她家儿子玩不要了的玩具，或者给点小钱意思一下而已，跟她借点钱她还找各种借口不肯借……”正说得尽兴的堂姐，在邻居的暗示下回过头来一瞧，顿时窘红了脸，“小小丽，你什么时候回来？”

两个月后，宁宁和众多抗疫英雄一起归来。在鲜花与掌声里，我紧紧地抱着宁宁，像孩子一样，把头深深埋进她的怀里。虽然她常常被外派，但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这么远。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去看海了。为了更好地与大海亲密接触，我们决定在海边住一晚。我像个无头苍蝇在几个房间里转来转去，不知道先收拾什么才好。

小丽走过去，在孩子的额头亲了一口，将手里的钱塞进她的手里，眼里闪着泪花，脸上带着微笑，缓缓地转身，脚步轻盈地走了。

感冒药要带吧？晚上海风大。我习惯了凡事都要请示宁宁。

嗯。宁宁躺在沙发上，睡眼惺忪，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百草油要用吧？春天蚊子最多了。

嗯。

暖水袋呢？万一你肚子凉。

嗯。

面包呢？你会不会肚子饿？

嗯。

要不要多带一件大衣？

嗯。

床单被子，换洗的衣服，牙膏牙刷，毛巾，肥皂，洗发水，沐浴露，一次性马桶垫，洗手液，消毒液……对了，拖鞋，呢，还有水杯，雨伞。我挠着头，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口中念念有词。

哎，好啰嗦，你要把整个家都搬走吗？宁宁的眉头皱成好几道横七竖八的波浪。

咱开车呢。怕啥。

等你收拾好，太阳都下山了，我屁股都在沙发上发芽了。

没办法。谁让你有职业病，从来不用酒店的东西，马桶都要消三遍毒，东西不多才好！好了，出发！我把收纳箱盖好，站起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准备出发。

这时，母亲走过来。儿子，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我愣了一下，凑到母亲的耳边小声嘀咕道，不好吧，我们小别胜新婚，跟度蜜月差不多，哪有儿子儿媳妇度蜜月，婆婆还跟去的？我倒无所谓了，您不怕宁宁嫌弃我？

我不放心你们。再说，宁宁比你懂事多了，哪会怪我；不像你，臭小子！母亲重重地拍了我一下。

好吧。我努力笑了一下。

因为一眼瞟到母亲鬓边的白发，我实在忍不住抗拒。

也许太久没去海边了，开了导航，我还是错过了高速路口，该下的时候没下，不该下的时候又下了，兜了个圈子，终于可以去看海了。

这种感觉真好！海是活泼的，灵动的，这样坐着，看一整天也不腻。谢谢你，带我来看海。宁宁和着海涛，在我耳畔细语呢喃。我的眼眶一阵阵潮润。

月光下的宁宁，披着薄薄的轻纱，缥缈如蝉翼，眼中尽是柔情。当年，追求她的人这么多，却只有我这个憨